



## 人权理事会

##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25年6月16日至7月11日

## 议程项目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秘书长的报告

## 厄立特里亚的人权状况

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巴比  
克尔的报告\*

## 概要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56/17号决议提交。理事会在该决议中将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一年，并请任务负责人向理事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交报告。

本报告概述厄立特里亚的人权状况，侧重以下几个方面：无限期兵役对人权的严重影响，压制公民和政治权利——包括采取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做法，追责和法治缺乏，侵犯宗教或信仰自由，以及一贯实行跨国压制做法等。特别报告员指出，从区域和全球层面来看，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状况正在逐步恶化。他还对厄立特里亚与人权机制接触的情况进行盘点，指出在落实建议方面缺乏进展。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	3
二. 方法 .....	3
三. 活动 .....	3
四. 与人权机制的合作和接触.....	4
五. 区域动态.....	5
六. 兵役 .....	6
七. 法治与司法.....	8
八. 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	10
九. 公民和民主空间.....	12
十. 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状况.....	14
十一. 结论和建议.....	17

##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6/17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在该决议中将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一年，并请任务负责人向理事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交报告。本报告涵盖 2024 年 4 月 17 日至 2025 年 4 月 15 日这一时期。

2. 厄立特里亚的人权状况依然严峻。无限期兵役对人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渗透到厄立特里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仍在迫使数以千计的人逃离。当局仍在压制基本自由，包括为此广泛和有系统地将持不同意见者任意拘留并使其强迫失踪。在境外，厄立特里亚对侨民进行跨国压制。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境遇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区域冲突以及主要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奉行越来越不友好的庇护和移民政策。

3. 特别报告员强调，厄立特里亚人权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次报告至今已有十年，<sup>1</sup>但追责仍然缺乏，人权机制的建议也没有得到落实。尽管一再呼吁伸张正义和进行改革，但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步骤来处理多年来记录的侵犯人权行为，以确保受害者能够诉诸司法并确保违法行为不再发生。

## 二. 方法

4. 厄立特里亚政府仍然拒不接受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拒绝与特别报告员接触，也不让他进入该国。因此，特别报告员无法对厄立特里亚进行正式访问。

5. 本报告以对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的全面研究和远程监测为基础，利用通过与幸存者和证人、受害者家属和其他秘密消息人士访谈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本报告还借助民间社会为响应特别报告员发出的提供投入的请求而提交的 12 份材料，以及对文件、图片、视频和其他材料的分析。民间社会和专家也提供了宝贵信息。特别报告员向为他执行任务出力的个人和组织表示感谢，尤其感谢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介绍他们的经历。

6. 特别报告员充分按照《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行为守则》和《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业务手册》，对本报告提出的调查结果作了记录和确认。特别报告员作了尽职调查，对消息来源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对信息作了独立核实，并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公正、客观的分析。向厄立特里亚常驻代表团提供了一份报告草稿，以便该国政府能够依据实情，就特别报告员的调查结果提出评论。

## 三. 活动

7. 特别报告员同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及其家人、人权维护者、民间社会人士、外交官、政府官员以及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见了面。他继续与多个利益攸关方合作，提倡采取具体措施，推动厄立特里亚在人权方面取得进展，并加强对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保护。他还继续通过专家意见向司法和立法机构提供支持。

<sup>1</sup> [A/HRC/29/42](#).

8. 2025年1月30日至2月8日，特别报告员访问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法国。他感谢联合王国和法国的合作和支持，并指出，尤其是考虑到厄立特里亚当局不予合作，第三国访问对于收集信息，以便利执行人权理事会委托他执行的监测和报告任务十分重要。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他提出的对东非和北非几个国家进行访问的请求没有得到回应。

9. 2024年10月30日，特别报告员参加了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期间第三委员会的互动对话。2025年2月27日，他参加了在有人权理事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期间进行的一次强化互动对话，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厄立特里亚政府的一名代表、厄立特里亚的一名民间社会活动人士以及会员国和民间社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对话。

10. 特别报告员与一个民间社会组织共同组织了人权理事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关于亚的斯亚贝巴路线图以及联合国和非洲人权系统参与厄立特里亚问题的会外活动，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的一名专员、前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他也是亚的斯亚贝巴路线图联合工作组的成员)和一名厄立特里亚人权维护者参加了活动。

11. 2024年5月23日、2024年10月14日和2025年2月19日，特别报告员致函厄立特里亚政府，请求会晤该国驻日内瓦和纽约代表。2024年8月7日，他提交了访问该国的请求。但截至2025年4月15日，他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12. 特别报告员遗憾地注意到，厄立特里亚仍然不愿意就他的任务开展合作或进行有意义的参与。他请人权理事会在这方面与厄立特里亚接触。他重申致力于本着合作精神与厄立特里亚政府进行对话，并愿意为支持改善人权状况的努力提供支持。

#### 四. 与人权机制的合作和接触

13. 特别报告员欢迎厄立特里亚于2024年12月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特别报告员指出，厄立特里亚作出的支持残疾人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人权以及提倡承认残疾人尊严的承诺十分重要。

14. 特别报告员还感谢厄立特里亚参加了2024年5月对厄立特里亚的第四次普遍定期审议，并在儿童权利委员会2025年1月对厄立特里亚进行审议期间提供合作。他感到鼓舞的是，厄立特里亚加强了与这些机制的接触。他敦促厄立特里亚落实这些机制提出的建议，在实地取得进展。

15. 在对厄立特里亚的第四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98个国家提出了293项建议。厄立特里亚对126项建议表示赞同，注意到155项建议，并就7项建议作了补充说明，关于这七项建议，厄立特里亚仅对其中部分建议表示赞同。厄立特里亚还拒绝接受五项建议，表示这些建议与实情不符或与国情无关。特别报告员注意到，该国的接受率从第三轮的略高于50%降至第四轮的43%。<sup>2</sup>

16. 厄立特里亚对成员国在第四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提出的建议作出的回应仍然表明，该国采取选择性做法对待人权问题。厄立特里亚接受了某些建议，尤其是

<sup>2</sup> 见 A/HRC/57/14/Add.1。

关于健康权、受教育权和发展权以及适足生活水准权的建议；关于残疾人权利的建议；以及关于司法独立和诉诸司法的机会的建议。但是，它不接受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重要建议。这些建议包括以下呼吁：实施 1997 年《宪法》，改革无限期兵役制或遵守法定期限，不再招募学龄儿童，调查和防止酷刑、虐待、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废除死刑；还包括关于追责及表达、意见和集会自由的建议。此外，厄立特里亚不接受关于打击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通过立法保护妇女和女童遭受歧视的建议。

17. 儿童权利委员会和第四轮普遍定期审议对厄立特里亚的审议表明，该国对先前建议的执行程度极低，执行有选择性而且不一致。虽然当局指出通过了某些法律、政策和方案，以证明对建议的遵守，但这些措施未能处理先前审议中提出的阻碍经济和社会权利的落实和享有的更广泛的结构性问题。例如，政府报告说，为增加获得保健和教育机会作出了努力。然而，它没有处理教育军事化或强行招募学生(包括儿童)以及教师和医务人员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严重损害公共服务的质量，并导致高辍学率。<sup>3</sup> 这些做法还会加剧基本专业人员的短缺，因为他们仍在逃离厄立特里亚，以免本人遭受侵害——该国的人权记录极差。政府表示，为支持农业发展，建造了水坝和基础设施。但政府忽略了这一点：这些工程项目是利用兵役方案之下强行征召的劳动力完成的。同样，政府报告说，为打击童婚和早孕现象作出了努力，但这些努力忽略了这一点：年轻女童及其家人将早婚和早孕视为防止女童被招募的一种手段。

18. 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在法律和政策以促进人权仍然停留在口头上。尽管厄立特里亚指出，2015 年通过了经修订的《民法》和《刑法》，引入了旨在使国内法规与国际人权标准更加一致的条款，但十年过去了，这些文书却仍未生效。此外，当局提供的关于法律、政策和方案执行情况的数据或信息有限。

19. 厄立特里亚尚未制定落实普遍定期审议或其他人权机制提出的建议的国家行动计划或路线图，也没有建立后续行动协调机制。

## 五. 区域动态

20. 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令人严重关切。2025 年 2 月，特别报告员收到的信息表明，厄立特里亚当局发起了全国动员。2025 年 3 月，两国据说都加强了相互接壤的边境地区的军事存在。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官员否认计划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特别报告员呼吁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停止军事集结，并敦促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帮助缓和该地区紧张局势。

21. 厄立特里亚部队仍然驻扎在根据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的决定划给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边境地区，尤其是 Irob、Gulo-Mekeda、Egela 和 Tahtay Adiyabo 等州的几个区域，包括 Weraetle、Alitena、Sebeya 和 Zalambessa。特别报告员敦促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维护《阿尔及尔协定》和厄立特里亚—埃塞

<sup>3</sup> 政府为让儿童权利委员会对厄立特里亚进行审查而提供的数据显示，小学、中学和中等学校入学率存在重大差异，这三者的入学率分别为 81.5%(2018/19 年，6 至 10 岁)、46.3%(11 至 13 岁)和 19.6%。

俄比亚边界委员会确定的边界划分，同时保障争议地区居民的权利。为这些居民提供保护必须成为执行委员会决定方面的一个核心优先事项。

22.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在其控制的提格雷地区侵犯人权的报告。所涉行为包括法外处决、任意拘留、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绑架、强迫平民流离失所、抢劫或破坏财产、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强征包括儿童在内的年轻人入伍等。厄立特里亚国防军控制地区的平民的行动受到严重限制，包括实行宵禁和因试图前往提格雷州管辖地区而遭到报复的威胁。这些限制使一些社区陷入孤立无援境地，使其无法获得基本服务，无法谋生，无法前往市场，也无法获得人道主义援助。当地居民尤其是青年人，因担心征兵和失踪而逃离这些地区。

2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非洲之角的区域两极分化加剧，冲突不断，联盟情况复杂多变。在苏丹持续发生冲突的背景下，厄立特里亚向苏丹武装部队提供了支持，包括为此对与苏丹政府结盟的苏丹东部武装团体进行训练。

## 六. 兵役

24. 厄立特里亚没有采取任何步骤修改兵役方案中与国际人权标准不一致的内容。<sup>4</sup> 这些问题包括无限期服役、让应征入伍者从事强迫劳动、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服役条件、强奸、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酷刑的高发率，以及要求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所有学生在 Sawa 军事训练营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等。厄立特里亚没有接受第四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收到的关于兵役的 21 项建议中的任何一项建议。

25. 个人服兵役的期限具有任意性，由当局决定，没有规定明确的离职标准或条件。实际上，大多数厄立特里亚人被迫服役几年至 20 多年，他们既充当军人又充当文职人员。兵役还大大超出了 40 岁的法定年龄限制。近年来，尤其是在提格雷战争的背景下，15 至 18 岁的儿童以及 60 岁以上的人也被征召入伍。<sup>5</sup>

26. 兵役方案系统地剥夺个人的基本自由——包括行动自由，以及接受教育、就业和过家庭生活的权利。它将整个人口置于一种社会控制体系之下，在这个体系中，侵犯人权和胁迫行为普遍存在，因而造成一种恐惧、不信任气氛，人们因担心受到惩罚而只能服从。由于兵役漫长且具强制性，因此几代人都无法想象拥有或努力实现他们选择的未来。家庭因长期分离和稳定的父母角色缺乏而破裂。<sup>6</sup> 兵役在过去三十年造成的累积效应当属群体创伤的形成，具体表现为焦虑、抑郁、能动性丧失以及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崩溃。这些影响在年轻的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中尤其明显。

27. 兵役还在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兵役公告》指出，兵役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热爱工作、守纪律、愿意参与和服务于国家重建的新一代”；“消除地方情绪，促进我国人民的民族团结”。擅离职守或逃避兵役和擅

<sup>4</sup> CCPR/C/ERI/CO/1, 第 38 段；CRC/C/ERI/CO/4, 第 48 段；CEDAW/C/ERI/CO/6, 第 11、42 和 52 段；A/HRC/29/42, 第 92 和 93 段；A/HRC/32/47, 第 121 段；以及 A/HRC/47/21, 第 82 段。

<sup>5</sup> A/HRC/53/20, 第 21、32 和 27 段；以及 A/HRC/50/20, 第 27 和 28 段。

<sup>6</sup> A/HRC/53/20, 第 35-41 段。

自离境属于刑事犯罪。试图擅离职守或逃避兵役的人被当局视为对厄立特里亚不忠诚，并被视作叛徒。他们因此受到惩罚，受到长期任意拘留，遭遇强迫失踪，并遭受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他们的家庭和社区也受到惩罚，以迫使他们服从。<sup>7</sup>

28. 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国内旅行须经批准。个人须经政府批准才能在各州活动，执法通过检查站、零星检查和监视网络进行。应征士兵无权选择部署地点，而是根据政府的需要得到部署，部署地点往往远离自己的家园，有时甚至位于偏远地区。应征士兵可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探亲，探亲假通常是数周到一个月。但是，是否准假由指挥官酌情决定。应征入伍者，尤其是在军事单位服役的应征入伍者，往往几年都无法探亲。擅离职守会受到严厉惩罚。

29. 完成兵役是获得基本服务和法律权利的前提条件。只有在证明所有适龄家庭成员都在服兵役的情况下，家庭才能获得配给券——使家庭能够以折扣价购买必需品。以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年龄、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为由，在获取食物以及获取食物的手段和权利方面实行歧视，构成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违反。<sup>8</sup>

30. 此外，国家的行政机关及其经济结构围绕兵役建立并有赖于兵役。有些应征者被直接征召入伍，履行纯粹的军事职责，而另一些人在完成军事训练后被指派从事文职工作。他们通常在政府部门、学校、医院、司法机构或军方或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拥有的公司工作，部门包括开发工作、基础设施、农业、采矿和建筑。虽然艰苦程度和工作条件因任务的性质而异，但共同点是应征士兵因担心受到严厉惩罚而无限期工作，无法选择所从事的工作或工作地点，而且所得报酬极低。

31. 教育系统已被纳入兵役制度，要求所有学生——包括未成年人——在萨瓦军营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这个军营是一个由军方指挥的机构，学生在这里学习的同时接受军事训练。在完成最后一年学业后，学生参加全国毕业考试，考试结果将决定他们的未来：考试及格的学生可以继续学习，随后加入公务员队伍，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则应征入伍。学生所学课程由政府根据现有名额和政府的需要来选择。

32. 国家教育质量标准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24年，参加考试的18,638名学生中有74.8%未能通过考试。只有25.2%的学生有资格继续学习，15.5%的人有资格选修学位课程，9.7%有资格接受职业培训。<sup>9</sup> 这些统计数据不仅引起了人们对萨瓦和整个国家教育系统的教育质量的严重关切，而且还表明该系统的结构有意将大多数学生引入毫无进一步发展前景的开放式征兵渠道。此外，在十二年级之前辍学的年轻人通过定期征兵和在城乡实施的大规模围捕而直接入伍。

33.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参加毕业考试的考生只有24%是女性。Sawa的妇女和女童入学率相对较低，与中学女童入学率较高形成对照(2019年女童入学率为

<sup>7</sup> A/HRC/50/20, 第23-31段；以及A/HRC/53/20, 第21段和第30-34段。

<sup>8</sup>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适足食物权的第12号一般性意见(1999年)，第18、19和26段。

<sup>9</sup>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of Eritrea, "National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 results announced", 17 July 2024.

19.6%，男童则为 17.1%)，这表明在学校教育的最后几年，大量女童辍学。这可能表明存在结构性不平等、基于性别的歧视和童婚现象。此外，Sawa 的性骚扰和性虐待风险很高，因而女童及其家人想方设法阻止她们上学，包括为此安排早婚、设法怀孕或试图逃离该国。因此，很明显，兵役可能使这些现实长期存在。

## 七. 法治与司法

### A. 体制框架

34. 厄立特里亚的法律和体制框架仍然不足以保护和维护人权。虽然 1997 年正式批准了一部《宪法》，该宪法规定建立民主体制，保护人权并实行三权分立，但这部宪法从未得到执行。2014 年，伊萨亚斯·阿费沃基总统宣布起草新宪法，新宪法据说于 2015 年起草。然而，截至 2025 年 4 月，该宪法仍未得到颁布，厄立特里亚仍然在缺乏有效宪法框架的情况下运作。

35. 厄立特里亚没有实行三权分立：国民议会自 2002 年以来没有召开过会议，总统通过发布公告和总统令行使立法权。司法机构也深受行政部门的影响，对政府行为缺乏制衡。该国自 1993 年获得独立以来，没有举行过全国选举。

36. 2015 年，厄立特里亚全面修订了立法，通过了经修订的《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2015 年《刑法》引入了人权保护规定，包括关于被拘留者待遇和被告得知指控、受到公正审判和聘请律师的权利的规定。然而，这些文书通过已有十年，但仍然没有生效。

### B. 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

37. 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仍然十分普遍且具系统性。对个人的拘留经常在没有提出正式指控，不进行审判，不让求助于律师，也不让对拘留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实施。数以千计的被任意拘留者仍然遭到长期关押，关押条件恶劣而且往往危及生命，关押时间从几个月到二十多年不等。

38. 数百名遭受强迫失踪的厄立特里亚人的情况仍然极其令人震惊。许多失踪人士已经失踪数年甚至几十年。自 1991 年以来，数百名穆斯林教师和宗教团体领袖遭遇强迫失踪，当时厄立特里亚当局专门将 Keren、Ghinda 和 Massawa 的穆斯林宗教学校和机构关闭。1991 至 1997 年和 2005 至 2006 年间，安全部队在加什—巴尔卡和北红海州实施了一系列绑架，导致数百名伊斯兰学校教师、宗教领袖和伊玛目(即清真寺伊玛目)强迫失踪。这些人至今下落不明。Mohamed Maranet 是被拘留者之一。他是 Keren Ma'had 宗教学校的教师，于 1991 年 7 月被拘留。他还曾在 Ghinda 和 Agordat 担任法官(穆斯林法官)。

39. 有些强迫失踪受害者在秘密地点——包括秘密拘留场所、地下设施和偏远的拘留所——遭到隔离关押。另有一些人据认为已被杀害或在拘留中死亡。当局往往不承认他们被拘留，而且拒绝向家属提供关于其亲人的下落、状况和法律地位。

40. 失踪往往针对被认为属于政府反对派或国家叙事提出异议的人士。2001 年 9 月和 10 月初，在一次镇压新闻自由的行动中，12 名记者遭遇强迫失踪。Seyoum

Tsehaye 是被拘留者之一，他是独立记者、摄影师、电影导演、丈夫和两个孩子的父亲。尽管国际社会发出呼吁，他的家人也多次试图获取信息，但 24 年来，当局一直没有透露他的下落。

41. 除了众所周知的知名人士遭遇强迫失踪的案件之外，还有数百名匿名受害者仍在厄立特里亚监狱中受折磨，他们的名字仍不为公众所知。他们代表着厄立特里亚更广泛和持久的强迫失踪模式和政策。绝不能忘记他们。正如一名受害者的女儿所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必要谈论我们的父亲。我们不是数字，我们是人，有历史，有生活，有家庭。”鉴于他们仍然失踪，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给予关注，需要追责和伸张正义。特别报告员再次呼吁厄立特里亚政府释放所有遭受任意拘留或强迫失踪的被拘留者，并向失踪人员家属提供关于其下落和健康状况的信息。

42. 特别报告员继续记录被拘留者遭受酷刑和无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情况。拘留条件仍然恶劣，被拘留者说，他们被关押在过度拥挤和不卫生的设施中，这些设施缺乏床、厕所、水、卫生设备或医疗保健等基本便利条件。一些证人说，他们被关在金属集装箱内和地下牢房，处在极端天气条件下，没有足够的通风。一些曾遭受拘留的人说，他们得到的食物极少，导致营养不良和出现相关的健康问题。许多被拘留者患有疾病，但得不到治疗，据说有些人得不到医治而死亡。

### C. 追责

43. 调查委员会关于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的第一份报告发表已有十年，但厄立特里亚在处理过去和当前的侵犯人权行为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政府没有表现出调查指控或追究肇事者责任的意愿。受害者被蓄意剥夺了了解真相、伸张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此外，厄立特里亚尚未建立可信和有效的机制，以便处理普遍存在的有罪不罚现象，并为受害者提供补救。这种持续未能确保追责的情况不仅会损害法治，而且也表明对侵犯人权行为持容忍态度，从而会助长犯罪者的气焰，并使侵权行为的循环长期存在。

44. 在国际上，当局一直拒绝与人权理事会授权的机制合作，也不愿接受其调查结果。厄立特里亚也没有执行普遍定期审议以及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提出的建议（见上文第四节）。该国也不接受它所加入的任何人权条约之下的任何个人申诉程序。

45. 国际追责的渠道仍然有限。厄立特里亚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因此国际刑事法院无法行使直接管辖权，除非安全理事会提交案件或厄立特里亚接受管辖。尽管厄立特里亚人权调查委员会在 2016 年呼吁安全理事会将该国状况提交国际刑事法院，以便对可能的危害人类罪提起诉讼，但安理会没有这样做。

46. 在区域一级，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收到了受害者和民间社会关于厄立特里亚违反《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的来文，但是厄立特里亚一直没有执行委员会的决定。<sup>10</sup> 厄立特里亚尚未批准关于设立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法院的议定

<sup>10</sup> Zegveld 和 Ephrem 诉厄立特里亚，第 250/02 号来文，2003 年 11 月 20 日的决定；第 19 条诉厄立特里亚，第 275/03 号来文，2007 年 5 月 30 日的决定；以及 Isaak 诉厄立特里亚，第 428/12 号来文，2016 年 2 月的决定。

书，也不接受该法院受理个人或非政府组织案件的管辖权，从而限制了区域司法补救措施。

47. 加拿大的 *Nevsun Resources Ltd.诉 Araya* 案是因在厄立特里亚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而追究责任方面的一个重要事态发展。在 2020 年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中，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一家加拿大采矿公司可能因在厄立特里亚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强迫劳动、奴役和酷刑——而在加拿大法院被追究责任。尽管该案最终在 2023 年达成庭外和解，但它为因在国外犯下侵犯人权行为而追加公司的责任开创了先例，还表明域外诉讼和普遍管辖权在处理有罪不罚方面可发挥作用。

48. 2021 年，欧洲联盟因厄立特里亚国家安全局人员在厄立特里亚严重侵犯人权而对该机构实施制裁。2021 年，美利坚合众国也对四个厄立特里亚实体——厄立特里亚国防军、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Hidri 信托和红海贸易公司——以及三名个人实行制裁，因为他们这些实体和人员在提格雷冲突中侵犯人权，违反人道法。

49. 民间社会组织、厄立特里亚人权维护者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再三向特别报告员表示，他们对国际社会没有对厄立特里亚人权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采取有意义的后续行动感到失望和沮丧。许多人强调，委员会的工作标志着一个里程碑，可确保国际社会承认他们所遭受的长期、系统和普遍的伤害。然而，人们所持的希望——委员会的结论会有助于建立具体的追责机制——仍未得到实现。

## 八. 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

50. 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仍然受到严格限制。只有四个宗教派别得到批准：逊尼派伊斯兰教、厄立特里亚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路德教。自 2002 年以来，当局要求所有其他宗教团体到宗教事务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否则不得开展活动。然而，由于登记注册申请从未获得批准，因此实际上所有其他宗教团体都受到禁止。<sup>11</sup>

### A. 出于良心拒服兵役

51. 厄立特里亚不承认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也不为基于宗教、道德或其他理由拒服兵役的人提供替代役。拒绝参加政治或爱国活动或以此为由拒服兵役的人被贴上叛徒的标签，面临迫害。

52. 耶和華见证人面临严重歧视和迫害。1994 年，总统阿费沃基先生取消了他们的公民身份，使他们成为无国籍人。由于没有身份证和旅行证件，他们随时都可能遭到逮捕。因此，他们获得基本服务和享有基本权利——获得医疗保健，就业，拥有财产，领取养老金、食品配给券及申领营业执照等——的机会受到限制。属于耶和華见证人的儿童因父母没有配给卡而无法入学，由于规定必须到

<sup>11</sup> 宗教或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一贯表示，宗教团体的登记不应成为个人信奉宗教的一项先决条件，而只是获得法人资格的一项先决条件(见 E/CN.4/2005/61, 第 58 段；E/CN.4/2006/5/add.1；和 A/HRC/10/8/Add.4)。大会第 77/221 号决议敦促各国审查登记做法，以确保这些做法不会对表明个人宗教或信仰的权利实行限制。

Sawa 军营受训，他们也无法从高中毕业。耶和华见证人因拒绝服兵役以及拒绝融入执政党(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和相关组织(如青年民主和正义阵线)或为其出力而遭受监禁。

## B. 宗教迫害

53. 宗教仍然受到无情压制。特别报告员尤为关切地注意到，一些宗教领袖和信徒遭到长期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其中一些人已被拘留 20 多年，但从未被指控或判定犯有任何罪行。<sup>12</sup>

54. 截至 2025 年 4 月，仍有 64 名耶和华见证人和大约 300 至 500 名福音派基督徒遭到任意监禁，这些人没有受到指控，也没有接受审理。因此，未得到承认的宗教团体成员生活在恐惧中，担心在做礼拜时被人发现或被人察觉他们信奉宗教。

55. 未得到承认的教派成员表明本人的宗教或信仰的权利，包括礼拜自由，遭到系统侵犯。宗教集会成为打击目标，大批信徒被捕。2024 年 9 月 27 日，24 名耶和华见证人(6 名男子，16 名妇女，2 名儿童)在举行宗教聚会时被捕，聚会在一处私人住宅举行。9 月 30 日，在该住宅居住的一名 85 岁的妇女也被逮捕。虽然两名儿童获释，但 23 名成年人——包括三名 80 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和一名怀孕六个月的妇女(三个月后获释)——被转至 Mai Serwa 监狱。2024 年 12 月初，安全警察突袭了一处住宅，当时，27 名 14 至 16 岁的福音派基督教学生聚集在那里祈祷。这些人被转至 Mai Serwa 监狱。此外，2024 年 4 月，30 多名基督徒在夜间被从 Agordat、Barentu 和 Tessenay 的家中抓走并受到拘留。

56. 截至 2025 年 4 月，在 2023 年 4 月为 YouTube 录制礼拜歌曲时被拘留的 103 名福音派学生中，有 50 人仍受到监禁。多数人是福音路德教会——一个获准开展活动的教派——的成员。

57. 年轻的耶和华见证人及其父母也因拒绝参与政治活动而面临拘留。2024 年 11 月 1 日，四名耶和华见证人学生——其中两人为儿童——在学校被安全人员逮捕，并被转至 Mai Serwa 监狱。据称这几人因为拒绝向厄立特里亚青年和学生协会全国联盟——一个与执政党有联系的组织——捐款而遭逮捕。

## C. 政府干涉宗教事务

58. 政府试图控制所有宗教团体和机构，不论是国内宗教团体和机构还是移居海外人士创办的宗教团体和机构。随着厄立特里亚的公民空间被完全剥夺，宗教团体似乎成为当局认为会滋生异议的少数仅存的实体之一。当局在相当大程度上干涉获承认的宗派的事务，侵犯宗教团体任命宗教领袖，教授和传播材料，就宗教事务与个人和社区交流，建立和维持慈善和人道主义机构的自由，并且侵犯父母确保子女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权利。

59. 政府有系统地没收私人开办的宗教学校，包括伊斯兰、天主教和新教教育机构。强行接管宗教学校的做法对一些团体产生了严重影响，限制了这些团体提供

<sup>12</sup> A/HRC/56/24, 第 47 和 48 段。

基于信仰的教育的能力，并威胁到它们的宗教和文化特性。自 2019 年以来，天主教创办的一些社会项目——包括诊所和其他机构——也被没收，使天主教会向民众提供社会和人道服务的能力受到影响。抵制这些措施的人，包括学校管理人员和团体领袖，受到恐吓，被拘留，遭遇强迫失踪(见第 38 段)。

60. 当局还对宗教团体的财务管理以及宗教领袖包括东正教和穆斯林神职人员和领导人的任免进行干涉。特别报告员指出，培训、任命、选举或以继承方式指定合适的领袖、牧师和教员的自由，是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的一个重要方面。<sup>13</sup>

61. 就东正教而言，当局于 2006 年将牧首 Abune Antonios 免职并任意将其软禁。此举造成了追随 Abune Antonios 的宗教领袖和教会成员和追随政府任命的牧首 Abune Dioskoros 的宗教领袖和教会成员之间的裂痕。2022 年，Abune Antonios 去世，他的追随者遭到迫害，分裂因此加深。截至 2025 年 4 月，估计仍有 100 多名东正教牧师、僧侣和已故牧首的追随者遭到监禁。2025 年 1 月 26 日，据说由厄立特里亚政府控制的阿斯马拉会议在科普特、亚美尼亚、印度和叙利亚东正教会代表的参与下，任命了新牧首 Abune Basilios。散居海外的厄立特里亚宗教领袖对将他们排除在新牧首遴选过程之外的做法表示谴责。<sup>14</sup>

## 九. 公民和民主空间

62. 公民空间仍然完全受到挤压，具体表现为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受到压制，不给独立媒体、民间社会、宗教团体或反对派政治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执政党仍然是厄立特里亚唯一合法政党。

63. 二十多年来对基本自由的系统性压制——将持不同意见者任意拘留并使其遭遇强迫失踪——造成了恐惧和有罪不罚的氛围。公众表达不满或倡导变革，定会招致严重后果。私人聚会，包括宗教仪式、婚礼和社交活动等，都受到国家监视。发表任何被视为具有政治性或批评政府的言论，都可能招致逮捕。这种环境实际上压制了独立言论，几乎所有公民参与的渠道都遭到封堵。

### A. 表达和结社自由，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64. 2024 年，厄立特里亚在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上名列倒数第一。<sup>15</sup> 媒体自由在 2001 年受到压制，因此该国仍然是唯一没有私营媒体的非洲国家，独立编辑、记者和媒体所有人遭到任意拘留，随后失踪。<sup>16</sup> 目前仅存的媒体由信息部直接控制，充当国家宣传平台。厄立特里亚侨民在国外创办的媒体充当替代信息来源，但这些媒体在国内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65. 获得关于厄立特里亚的官方信息的机会仍然非常有限。政府运作的透明度极低，政府支出、国家统计数据、立法程序或发展和人权指标等基本信息被隐瞒。

<sup>13</sup>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第 6 条(g)款；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1993 年)，第 4 段。

<sup>14</sup> 厄立特里亚东正教 Tewahdo 教会、北美、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中东教区关于最近事件的声明，2025 年 1 月 29 日。

<sup>15</sup> 可查阅 <https://rsf.org/en/index>。

<sup>16</sup> A/HRC/56/24, 第 57 和 58 段。

厄立特里亚从未进行过正式人口普查，最近一次人口和健康调查于 2010 年进行，因此在最新、可靠数据方面存在明显空白。特别报告员指出，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权利是表达自由权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获取信息对于透明度、问责和有效参与公共生活至关重要。

66. 接入互联网的机会非常有限，主要通过数量有限的网吧提供连接，网吧的使用受到密切监控。除了国家监控和有针对性地封锁网站和屏蔽应用程序之外，还存在连接速度慢，基础设施差等问题，这些问题使获取独立信息或进行自由在线交流的能力受到进一步阻碍。厄立特里亚数字环境以自我审查、查阅面临障碍和表达自由受到严重限制为特点。然而，散居国外的厄立特里亚人越来越多地利用社交媒体参与政治讨论和人权活动。对此，厄立特里亚政府调整了战略，增加了亲政府影响者的人数，并协调了社交媒体活动。亲政府行为者经常在网上对厄立特里亚人权维护者发起攻击(见下文第 71 段)。

67. 结社和集会权利被完全剥夺，独立的民间社会组织或公民团体被禁止。除非得到政府授权，否则不得举行七人以上的私人集会，擅自集会可能导致任意逮捕和拘留。当局试图通过执政党的政治机构——如厄立特里亚全国妇女联盟、全国学生联盟、厄立特里亚全国工人联合会、青年民主和正义阵线等——占据公民空间。

## B. 跨国压制

68. 政府仍在采用一系列胁迫性策略，以迫使厄立特里亚侨民团体忠于厄立特里亚，并对侨民社团的异议进行压制。特别报告员仍在记录一些跨国压制事例，这些事例有：监视、骚扰、威胁、人身攻击、让他人代为接受惩罚——将持不同政见者在厄立特里亚境内的家人作为打击目标、诽谤、使人处于孤立境地、审查，以及不提供领事服务等。这些侵权行为发生的程度因东道国对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保护程度，厄立特里亚人群体的规模和构成以及厄立特里亚政府的影响力而异。

69. 散居国外的人权维护者、民主活动人士、独立记者和政治反对派继续成为目标，并受到与厄立特里亚政府有关联的个人或团体的威胁和骚扰。这些团体包括执政党在国外的机构，即青年民主和正义阵线和其他相关团体，其中一些团体据称参与了针对个人的暴力行为，并参与了亲政府团体和反政府团体之间的冲突事件。东道国应充分调查厄立特里亚外交机构在支持和动员这些团体方面所起的作用。

70. 多数与特别报告员接触的厄立特里亚人认为，厄立特里亚当局有能力通过海外侨民群体内部的消息提供者网络对他们在国外的活动进行监视。一些人告诉特别报告员，由于他们在国外的活动，他们在厄立特里亚的亲属受到恐吓、审讯，有时还遭到拘留。许多人表示，由于担心本人或在厄立特里亚的亲属遭到报复，他们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参与政治活动。几乎所有与特别报告员交谈的厄立特里亚人都说，由于电话和网上通信受到监控，他们不能无拘无束地与在厄立特里亚的家人联系。这些人士表示，由于担心连累亲人，他们不谈论公共服务状况或被拘留亲属的状况等敏感话题。

71. 利用社交媒体攻击、诋毁和恐吓散居国外的人权维护者、活动家和记者，仍然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近年来，一些亲政府账号和网红——据说在厄立特里亚境内外开展活动——把人权维护者和/或政府批评者作为攻击目标，传播诽谤性内容，使用煽动性言论，并对这些人士进行威胁或煽动对他们的仇恨。使用针对种族的诋毁性言辞来伤害持不同意见者并对其进行排斥，这种做法加深了分歧，并使网络话语进一步两极化。

72. 征收 2% 的“恢复和重建”税，对于厄立特里亚对侨民实行控制来说极为重要，也是政府从全球侨民那里获得海外收入的一项重要经济手段。征税制度具有胁迫性，除非全额缴纳税款，否则厄立特里亚外交使团拒绝提供重要的领事服务，如签发护照、出生证和结婚证、学历证明和其他重要文件等，也不允许将人在厄立特里亚安葬。前往或再次进入该国的能力也受到限制，在厄立特里亚的家庭成员可能面临法律和行政障碍，包括在遗嘱执行、财产登记、执照延期和商业交易等方面。

73. 特别报告员对政府干涉和跨国压制对侨民群体的社会和政治动态产生的深刻影响深感关切。上文概述的压制性做法仍在加深分歧，损害促进和平共处的努力，并阻碍厄立特里亚海外群体谋求繁荣发展的能力。

74. 近年来，随着动员青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力度加大，以及厄立特里亚政府加紧努力控制侨民政治，侨民内部的两极分化加剧。自 2022 年以来，举行了数十起反对政府组织的活动的示威游行，这些示威游行导致政府支持者和批评者发生暴力冲突，致使抗议者、节日活动参与者和执法人员受重伤。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到 2024 年，欧洲和北美的暴力事件显著减少，抗议活动基本上以和平方式进行。特别报告员重申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并敦促抗议者和政府支持者通过和平方式表达观点。

75. 特别报告员特别关注以色列的局势，在该国，自 2023 年 9 月以来，至少有 9 名厄立特里亚人——包括政府反对者和支持者——被杀害。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群体内部冲突以及专门针对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袭击事件的资料。以色列境内的寻求庇护者报告说，他们越来越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由于担心受到袭击，他们不敢带子女上学、不敢上班，也不敢上街。特别报告员重申，有必要加强群体参与和保护，并使以色列境内的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获得合法身份，同时使他们能够充分融入社会，充分享有各项权利。此外，应彻底调查厄立特里亚大使馆在组织和支持亲政府暴力团体方面起的作用，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见下文第 86 和 87 段)。

76. 特别报告员还对媒体以及一些重要东道国的政府官员和议员发表的关于厄立特里亚难民的负面言论感到关切。他敦促公共主管机构在深入了解厄立特里亚群体动态的基础上做出决策，考虑到厄立特里亚境内外以往和仍在采取的压制做法，并对群体内暴力展开深入调查。

## 十. 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状况

77. 由于侵犯人权现象难以消除，厄立特里亚人仍在逃离该国。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厄立特里亚为全球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第十大来源国，有 683,000 多人逃离该国，这个数字占该国人口的

18%。从人口规模来看，厄立特里亚的国民出逃率位居第三，仅次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南苏丹。<sup>17</sup>

78. 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本已十分悲惨的状况已变得更加严峻，其具体表现为：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境内持续发生冲突，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土耳其的强行移送做法加剧，移徙路线沿线的不安全且存在剥削现象，过境国和目的地的移徙和庇护政策越来越具有限制性，重新安置前景暗淡，跨国压制以及外侨内部两极分化。

79. 埃塞俄比亚和苏丹是接收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最多的两个国家。<sup>18</sup> 这两国境内的冲突、暴力持续不断，不稳定局面依然存在，这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安全、保护和总体人道主义状况造成严重损害。在埃塞俄比亚——尤其是提格雷和阿姆哈拉地区——冲突和不安全使得人道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并使难民营易受暴力侵害。在阿姆哈拉的 Alemwach 难民营，厄立特里亚难民报告说他们遭到犯罪分子和当地民兵的袭击，他们对杀人、抢劫、绑架勒索和袭击行为表示谴责。

80. 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以及无法使身份正常化或完成团聚进程等因素，引发了二次流离失所，流离失所者前往该区域各国，或在这些国家境内流动。厄立特里亚人从埃塞俄比亚、以色列和苏丹迁往坎帕拉、开罗、亚的斯亚贝巴和朱巴等主要城市。整个非洲之角和北非不断恶化的暴力，加上边境政策的收紧，致使旅程更加危险，日益具有掠夺性的贩运商业模式形成，使厄立特里亚难民更加容易遭受贩运，任意拘留，被勒索并受到其他侵害。

81. 特别报告员对一贯将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任意拘留和驱逐的做法感到严重关切，这些做法违反了不驱回原则。他指出，禁止驱回的规定——这项规定可确保任何人都不被遣送回可能面临迫害的国家——是国际难民法的重要支柱。他还告诫说，根据国际人权法，出于与移民相关的目的实施拘留应作为最后手段，只有在其他可用的不太具限制性的措施不具备的情况下，方可对成年人实施。

8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亚的斯亚贝巴，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成为攻击目标。数百名厄立特里亚人，包括几十名持有难民证件的人，未经指控或正当程序被拘留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警察局。在许多情形中，他们在一些设施中被关押数月。这些设施只是将人短期拘留的场所，条件恶劣、拥挤不堪，食物不足。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指称表明，一些被拘留者通过行贿才得以获释。2025 年 1 月 22 日，埃塞俄比亚警员向一群试图逃离 Nifas Silk Lafto 拘留所的厄立特里亚难民开枪，打死 3 人，打伤 1 人。另一名厄立特里亚男子据说于 2025 年 4 月 5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同一街区被警察打死，当时他试图拒捕。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显示，2024 年 12 月初，200 多名未登记和已登记的寻求庇护者以及几名获承认的难民被从埃塞俄比亚驱逐出境，事先没有对他们回国后可能遭受迫害的风险进行单独评估，这违反了不驱回原则。在出现这些动态之前，埃塞俄比亚自 2021 年

<sup>17</sup>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Refugee Data Finder, 可查阅 <https://www.unhcr.org/refugee-statistics/>。

<sup>18</sup> 难民署的资料显示，2024 年 6 月，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分别接收了 179,447 名和 150,067 名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起暂停办理庇护登记和证件发放手续，致使数千名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极易被逮捕和驱逐出境。

83. 埃及仍在对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实施长期拘留，并将他们强行遣返厄立特里亚。遭到长期拘留和强行遣返的人包括在难民署登记的人士、具有既定法律地位的长期居民以及与子女失散的父母。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证词称，拘留条件存在缺陷，而且实施的待遇可能构成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报告的情况还显示，埃及移民当局与厄立特里亚驻开罗大使馆相互合作，在有些情形中，被拘留的厄立特里亚人被带至大使馆，并被迫签署文件，同意所谓的“自愿”返回。埃及于 2024 年 12 月通过了新的《庇护法》。一批联合国专家对该法与国际人权和难民法不一致表示严重关切。不一致之处有：一些概念较为模糊，立法上存在缺陷，这些缺陷可能会进一步使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定罪、拘留、驱回和集体驱逐制度化。<sup>19</sup>

84. 2024 年 8 月 6 日，土耳其将 203 名厄立特里亚人驱逐回原籍国。一批联合国专家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他们的关切，包括对以下指称所持的关切：有人一直被拘留，他们没有受到指控，无法聘请律师，他们无法利用庇护程序，他们遭到殴打，拘留条件恶劣。在对专家信函的答复中，土耳其当局表示，没有对返回者的权利在返回后可能遭到侵犯的风险举行评估，因为相关人士中没有人提出国际保护申请。<sup>20</sup> 特别报告员欢迎土耳其当局发布临时措施，以防止再将 66 名仍被拘留的厄立特里亚人驱逐。<sup>21</sup>

85. 特别报告员从多个来源收到的可靠信息表明，返回者在被驱逐到厄立特里亚之后受到审讯，被任意拘留，遭遇强迫失踪，并被征召，服无限期兵役。特别报告员强调，强行遣送厄立特里亚会造成严重的人权后果，指出在拘留和兵役的背景下，已经记录到了大量实施酷刑、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极具惩罚性的条件的事例。他敦促会员国确保人们能够利用庇护程序，不要在不评估个人人权风险的情况下将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拘留并强行遣返，因为这样做违反国际人权和难民法。

86. 特别报告员严重关切地注意到以色列境内的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状况，这些人长期无法获得法律地位和基本权利及服务，导致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事实上与以色列社会隔离。这些动态加剧了外侨内部的紧张关系，导致发生严重的群体内部暴力事件和跨国压制事件。尽管估计以色列境内有 20,000 名厄立特里亚人——其中大部分在 2006 年至 2012 年间到达——但截至 2023 年 4 月，只有 31 人依据以色列法律被正式承认为难民。由于长期无法获得合法身份，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被边缘化，他们无法合法就业或获得适当住房，无法获得驾驶执照，无法开立银行账户，无法与以色列学生一起接受公共教育或接受高等教育。这一政策使他们容易受到剥削、侵害并陷入孤立境地，而且严重限制了他们实现自我和发展的前景。特别报告员欢迎耶路撒冷地区法院于 2024 年 6 月作出

<sup>19</sup> 见 EGY 7/2024 号来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9577>。

<sup>20</sup> 见土耳其对 TUR 6/2024 号信函作出的答复，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File?gId=38802>。

<sup>21</sup> 见 TUR 6/2024 号信函，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9417>。

裁决，认为逃避无限期兵役的厄立特里亚人应当有资格获得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之下的难民保护。然而，有人对这项裁决提出上诉，截至 2025 年 4 月，该裁决尚未转化为政策。

87. 特别报告员对以色列议会提出一项法案草案表示关切，该法案旨在便利将经确定属于“政府支持者”的厄立特里亚国民驱逐。他指出，根据国际难民法和人权法，任何将人驱逐的决定都必须以对其保护需求进行公平和个性化评估，包括对返回原籍国后人权遭受侵犯的风险作透彻评估为基础。特别报告员鼓励以色列政府优先考虑对厄立特里亚国民提出的未决庇护申请进行登记，处理，对这些申请作出裁决，并根据耶路撒冷地区法院最近的判例对先前被驳回的申请进行审查。这将使当局能够根据国际和国家标准，逐案确定庇护申请的实质，从而无需针对特定群体采取新的立法措施。

88. 特别报告员强调，迫切需要为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扩展安全和正常的途径。遗憾的是，加拿大和美国的重新安置计划——这些计划曾经是国际团结的范例——于 2025 年初被暂停，此举使原本有限的安全、合法流动办法变得更加稀少。

89. 特别报告员仍然关切地注意到，想要实现家庭团聚的厄立特里亚难民面临相当大的行政和后勤障碍。具体而言，关于在签证申请中心接受 DNA 测试或提供生物特征数据的要求，在冲突仍在发生的情况下构成一个重大障碍。以苏丹为例，在该国，此种设施和大使馆目前无法运作。因此，难民为了前往其他中心，只得冒着危险作跨境旅行，从而使他们面临更大的保护风险。特别报告员重申，要求厄立特里亚人从厄立特里亚外交机构获取证件以使其身份正常化或实现家庭团聚，会使他们遭受骚扰和胁迫，给脆弱人士造成不合理的负担。<sup>22</sup> 他赞扬法国等一些接收国采取的良好做法，这些国家为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发放重要证件提供便利，包括在考虑到家庭团聚的情况下这样做。

## 十一. 结论和建议

90. 特别报告员建议厄立特里亚政府：

(a) 终止普遍存在的强迫失踪和任意拘留做法，确保所有被拘留者被关押在官方拘留场所，并享有正当程序权，并披露强迫失踪受害者的下落和健康状况；

(b) 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包括自 1991 年以来被拘留的政治反对派成员、记者、良心犯、宗教人士、宗教教师和团体领袖以及逃避兵役者及其家人；

(c) 根据《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确保顾及被剥夺自由者的尊严，并引入适当的监督机制，防止实施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d) 建立有效的法治机构，确保由独立、合格和专业的个人执法；

<sup>22</sup> A/HRC/56/24, 第 81 和 82 段。

(e) 尊重兵役为 18 个月这一法定期限，防止军队招募儿童；确保适足的生活条件；防止使用应征士兵从事强迫劳动；不再迫害逃避兵役者和逃兵；对服兵役背景下的侵犯人权的指称进行调查，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f) 采取步骤开放公民空间，取消对宗教、表达、结社及和平集会自由的限制，为独立媒体、民间社会组织 and 政治反对派成员自由参与公共事务创造安全和有利的环境；

(g) 不再基于个人的宗教信仰对其进行迫害，不对厄立特里亚境内和侨民设立的宗教机构进行干涉；

(h) 与特别报告员的任务以及其他人权机制和组织积极接触。

91. 特别报告员建议会员国和国际组织：

(a) 密切监测厄立特里亚的状况，直到人权状况得到持续、可核实和切实的改善；

(b) 确保在与厄立特里亚接触时，人权问题仍然占据核心位置，并将人权保障纳入厄立特里亚发展合作和投资项目的谈判；

(c) 行使普遍和域外管辖权，对属于国际犯罪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同谋，或对此种犯罪和行为的实施负责的个人和其他实体，包括公司，启动调查和提起诉讼；

(d) 对厄立特里亚政府施加最大压力，以终止其对政治反对派、记者、批评人士、良心犯、宗教人士和团体领袖实施强迫失踪、酷刑及任意和隔离监禁的政策；

(e) 根据国际难民法的规定，包括不驱回原则，向由于可能遭受迫害或人权可能遭到侵犯而逃离厄立特里亚的厄立特里亚国民提供有效保护；

(f) 支持厄立特里亚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组织设法在厄立特里亚倡导人权，提倡问责，为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以及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支持；

(g) 为厄立特里亚难民、寻求庇护者和移民提供保护，使其免受跨国压制；对厄立特里亚侨民提出的刑事控诉展开调查，还对厄立特里亚外交使团在对海外厄立特里亚人进行恐吓和社会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展开调查；

(h) 敦促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当局以及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巩固 2022 年 11 月的和平协议，并处理 2020 年 11 月以来犯下的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法行为不受惩罚的问题。